

〈掘〉

在竹林與竹林中間，大紅花叢與大紅花叢的角落，總能找到伯公廟。矗立在小小的土坡上，一旁有潺潺的田水，倒映的藍天，從不停歇的鳥鳴。

聽聞伯公廟存在的人，可能會望著想像的磚瓦興嘆，盯著幻想的瑞獸讚許，但在林屋家旁的伯公廟，只有一顆灰溜溜的石頭，和一座用來插香的小土堆。

伯公起先並不存在於伯公廟裡，在林屋人進入這片土地前，石頭只是顆石頭。或許千百年前的洪流，或萬千年前的板塊，將這顆石頭帶到此地。然而石頭沒有記憶，更沒有語言，無法描述自己的遭遇如何巧合地宛若奇蹟，無法傳達洪水的摩擦或岩漿的炙熱。石頭無意識地露出半個自己，任憑雨水從他身邊帶走泥濘或堆積起新的黃土，任憑草木的根與莖因自己纏繞成驚扭又彎曲的形狀。

林屋人發現這塊未經開墾的土地，他們砍伐、整地、引水，勉為其難鋪平了一塊小水田，在農事後暢想富足的將來。他們很快發現這片土地無人垂涎的原因，被辛勞成果困住的林屋人，只得反覆蒙難於飢餓與疾病，擺脫苦厄的希望卻也因此萌生，在林屋人的腦子裡形成模糊的幻影。

在肉體瀕臨死亡而靈魂即將超脫之際，其中一位林屋人也擺脫了肉眼的限制，他看見一塊渾圓的石頭，埋藏於樹叢與土堆之間。如同蝙蝠透過聲波尋見飛蛾，禽鳥透過震動挖掘蠕蟲，那位林屋人無法將超脫肉體的感知，傳達給過度依賴視覺的親族，只得籠統地將感應稱之為神蹟。

他挖掘出熟睡於土壤的石頭，灌輸它與苦難同樣強烈的希望，希望土壤肥沃；希望稻禾豐收；希望身體康健……石頭第一次聽見「伯公」的呼喚聲，在林屋人的祈求裡，瞥見了無法看清的形象。等到林屋人的族群足夠壯大，共同的想像足以令它探清「伯公」的存在，祂才發現自己不再倒臥於土層之中，而是露出大半個身軀，直立於土地之上。

祂開始吸食飄散的香煙，吞嚥盤中的供品，收起爐裡的餘燼，祂理解自己既擁有神祇的身分，卻又被林屋人歸屬於家族，被林屋人當作家長般信賴。祂不確定自己擁有多少神力，但也從林屋人的想像裡，明白自己的侷限。祂不過只是土地的象徵，在祂之後，代表的是整片黃土的生機與孕育，如同在祂之上，還有一片天庭與諸神。祂的責任僅是這一方土地，回應土地上細瑣的請求。

林屋人的茁壯讓這片土地出現越來越多家族，祂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伯公。祂努力完成越發龐大的工作，試圖公平地照料土地上的芸芸眾生。

漸漸地，伯公開始聽見質疑祂的聲響，但那些疑惑並非質疑祂的存在，而是懷疑祂與石身的連結。疑問並非空穴來風，而是如同各民族共有的神話、同享的假設，人總探詢靈與肉的連結，困惑精神與物質的聯繫。隨著探尋的力道越深，否定也就越發用力。他們開始以雙眼所見，否定無法觸及的一切，這讓伯公感到無比痛心。

伯公嘗試與起先的林屋人溝通，透過夢境傳遞自己的想法，卻發現時間的潮流過得比記憶還快，最先發現自己的林屋人早已離開，而剩餘的林屋人，不記得自己與土地的緣分。

七嘴八舌的村里人逕自悟出結論，如果伯公只存在於礦石，那靈魂是否也只存在於肉體？承認伯公困於脆弱而無助的石身，那逝去的亡者、祭祀的祖先，也都在死亡的那刻魂飛魄散，等待生者的也只剩冗長的黑暗，與絕望的倒數。

或許是出於死亡的恐懼、對已知結局的不安，眾人讓石頭伯公成了三顆石頭的一部分，村里人用三顆石頭搭出一間小小的石祠，伯公於是與石身割裂開來。真正的伯公就住在裏頭，以無形的模樣享受著祭拜與香火。

平躺在兩顆石頭上的石頭伯公，也開始猶疑起自己的存在，祂嘗試與身下的兩塊石頭對話，祂曉得它們來自遠方，身上帶著閃光的晶體與泛白的皮殼，與祂黑油油、被黃土浸紅的表皮不同。祂想聽聽它們旅行的故事，想聽聽它們成為伯公的感想，又或是與祂探討信仰的本質，祂甚至開始臆測起自己覺醒以前的記憶，祂好奇哪是真實的經歷，還是在意識出現後，一起萌生的雜質，就像伴生礦，起初毫無關係，卻成為人們判斷的佐證，最終也成為祂的一部份。

但兩塊石頭始終無機，除了矗立身子，好好地支撐起祂，杳無音信，別無他想。

石頭伯公又開始對著身下窄小的空間呼喚，或許祂能聽見「伯公」的回應，告訴祂，自己究竟所謂何物？或許祂就只是塊得以聽懂人心的石塊；或許祂就只是塊可以操控聖筊的岩石；或許祂就只是土地的一塊腫瘤，如同身上生了爛瘡的村民抱怨的那樣，憑著自我的意識不斷長大。

但祂始終沒能聽見解答，空蕩蕩的陰影裡沒有回響，身下的兩塊石頭也無動於衷。於是祂繼續肩負起伯公的職責，聆聽人的祈願，繼續吸食香火，繼續品嘗供品。

祂還是照著直覺或感應，翻攪村民落下的聖筊；趁著夜裡，進入村民的夢境，但祂對自己的神力半信半疑，對村民的感激心懷愧疚，祂懷疑自己坐吃空餉。如同村民，祂也相信伯公的存在，也相信土地的力量，只是不信伯公就是自己。所以祂也偷偷祈禱，祈禱著更高的存在得以給自己一點跡象與引導，讓祂問心無愧地接受天命。

在好幾個日出與日落以後，祂在某個起霧的清晨裡，看見這片土地只有林屋人的樣子。祂的意識，從祭拜與信仰而始，祂從未見過自己還埋於土壤的樣子。祂看見大病初癒的林屋人，佝僂身子，拄著竹竿，跨進滿是荊棘的樹林。在層層枝蔓與落葉中，發現還未清醒的自己。林屋人撥開鬆動的砂石，看見渾圓飽滿的祂，如同新生的嬰兒，微溫的禽蛋。復癒的身體不足以挖掘整顆石頭，但林屋人又驚又喜，趴倒在地，跪拜親吻著還無神力的自己，眼角掛著被微光照料的通透。

石頭伯公離開自己，依著赤足踏出的小徑，尋見林屋。紅泥堆與禾管搭成的土屋，滿是坑洞，卻透不進清晨微弱的光線。幾個年幼的孩子相擁而睡，嘴角仍掛著唾沫，挺著孕肚的婦女在噩夢裡掙扎，四肢纖細得宛若竹竿。

此刻的祂了解林屋人的虔誠與激動，祂輪流親吻了還在熟睡的孩子，摸摸腹中躁動的胎兒。感激他們在苦難中抱有的希望，發願自己將窮盡永世讓這片土地富裕，令林屋人得以持續綿延。

祂走向自己的小廟，濃霧與林屋人一同散去，門前的道路也平整開闊起來。神仙也會做夢嗎？祂嘗試探究剛剛的虛幻，除了夢境，沒有更合理的解釋。但祂從不入眠，從麻雀的吟唱，到鷹鴉的低鳴，祂總是張著眼，深怕自己看守的土地在眨眼的瞬間陷入混亂。祂也穿梭在村民的夢境裡，聽他們短暫的人生與無涯的痛苦。清醒的人不曾記得自己與伯公的對談，他們總以為昨天的低落只源自身體的疲憊，所謂的好轉，也不過是身體一夜的代謝，讓他們得以繼續工作的必然循環。

伯公總把夢境當作自己與人民溝通的渠道，祂好奇人是否會自己作夢，是否能透過夢境彼此連結？而如果夢境屬實，又是誰嘗試與祂溝通，又想和祂傾訴什麼？

祂的身軀發麻，指尖抽搐。起身，憑著記憶來到林屋。曾是小徑的路途被拓寬又被樹葉掩埋，耕耘過的土地又長滿了高矮不一的青草。不怕生的麻雀站在枝頭，吟唱著過於歡快的小曲。祂推開腐朽的木門，白色的粉塵隨即散了開來，磚造的房屋結實不少，透進的光線卻更加稀薄。

雖然沒有實體，地面仍因祂的到來揚起微微的塵土。祂穿過透亮的蜘蛛絲，在屋內的深處，找著躺臥在涼蓆上的林屋人。她的四肢乾瘦得宛若枯骨，面頰消瘦，宛若窪地的五官上填滿憔悴。但她老早就聽見伯公的聲響，看見伯公的影子。

她露出笑容，敞開自己的懷抱，年幼的孩子依偎著她。夜色很沉，眼皮很重。伯公蹲低身子，摸摸孩子的雙頰。因為伯公的觸摸，孩子皺起眉頭，圓滾的四肢也揮舞起來，嚇得伯公連連後退。林屋人發出輕輕的笑聲，拉起被子，重新把孩子安置回黑暗中，只露出孩子鵝卵般的臉蛋。就像當年林屋人，輕輕撥開伯公的沙土一樣。

「清華。」

「清華。」

林屋人的聲音很輕，伯公的覆誦都追上林屋人的嗓音，讓林屋人的話語成了若有似無的回音。

「佢做得拜託你無？」¹林屋人的聲音帶著顫抖。

伯公點點頭，用食指輕輕碰了孩子的眉心，從一點開始，螢光開始擴散，等到整個身子都散著淡淡的光芒，一切又歸於黑暗。

「承蒙，真是當承蒙。」²

林屋人的聲音好啞，就像生命在體內乾涸，所有的體液都不再流淌，機能也不再運轉，時間便就此止歇。

伯公看見她眼角的淚，緩慢地、凝重地，開始往天空飄去。伯公跪了下來，隔著窗，望著只有黑暗的天空，祂來回磕頭，就像那些急著求助於自己的村民。祂曉得在遙遠的天際，還有更多比祂更像神明的神，每每祭拜，村民都得向無垠的藍天膜拜，此後才向祂傾訴。

村民以為祂們系出同源，但祂只存在於土地，只看管著土地。祂把亡者領向更高的存在，但祂其實從未見過祂們。這也是祂頭一次嘗試，與遠在天界的祂們聯繫。或許祂們曉得延遲死亡的方法，懷有網開一面的憐憫。祂低聲呢喃，告解自己自開眼以來付出的辛勞，自己從未懈怠的謹慎，而自己作為土地神，正因林屋人信仰而存在。

如同這片土地的村民祭拜完後，也不曉得自己的祈願是否有被神明聽見。但即便理解，神仙也改變不了無能為力的事實。

祂轉過身，看見她的魂魄就站在床邊，嘗試將發顫的孩子裹得更加嚴實。

祂沉下臉，頌詠了林屋人的姓名，林屋人的眼皮半垂，瞳孔頓也失去焦點，彷彿忘卻了前世的種種，靜靜地跟在伯公身後，直到伯公停下腳步，她黯淡的身影緩緩下沉，最後只剩一點水漬，在地上留下小小的，無人在意的黑點。

祂回到小廟，看見因自己慌張而倒下的身子，原先搭成小屋石塊垮了大半，祂疲倦的回到石身，等著日光再次照亮村莊。

第一個發現石祠倒下的人驚慌失措，大聲喊叫，所有人都到廟前聚集，研究垮下的石塊們，他們斷言這是凶兆，預言這個村落衰敗的未來。眾人的爭論蓋過所有聲響，直到午後，才有人發現在林屋人的屍骨裡哇哇大哭的清華。

幾日後，外地回來的林屋人抱著清華，向伯公辭別。年幼的清華對憂心忡忡的伯公伸長了手，像是安撫，又像是渴求更多保護。伯公彎下腰，如同林屋

¹ 我可以拜託你嗎？

² 謝謝，真的很謝謝。

人第一次發現自己那樣，讓清華仔細地、溫柔的撫摸著自己。而曾經被伯公觸碰的額間，也感應似地發出淡淡的微光。隨著清華與林屋人逐漸遠去，微光也轉成星火，消失在伯公的視線裡。

伯公食言了，祂的能力有限，終究只能看顧這片土地，祂的庇祐沒辦法讓清華帶著離開。從某條圳溝之後，清華就不再屬於自己的責任。祂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，只好祈禱，祈禱清華所在的地方也有個伯公，能辨認出祂在額間留下的印記，能像自己一樣照拂這個孩子。

村民們試著把石頭伯公扶上石塊，但惦記著清華的伯公就像心頭少了一塊，或身上多了負擔，再也不能順利的固定在石頭與石頭的縫隙。有人逕自把入睡前破碎的臆測與妄想雜合，解釋成伯公晦澀的請託，他要大家重新審視自己已然富足的生活，指出伯公是因為不滿過於簡陋的代表而將之毀壞。

時代在發展，街路的伯公已經是精緻的木雕，披著滿繡的黃袍，鑲著近似寶石的玻璃珠。整個寺廟有重新翻新，紅毛泥上貼著橘色的磚瓦，盤據兩頭對視的青龍，牆面嵌著彩繪壁畫與瓷磚，每座隆起的石雕都刻著信士的名字。白鐵的柵欄雖然隔開了人與神的距離，卻更凸顯了伯公的威嚴與崇高。

他提議大家多少出一點，好讓伯公有個滿意的新家。

幾十個或是幾百個日出日落後，伯公廟放起長長的鞭炮，響徹了整個鄉里。村民用鐵皮搭起屋頂，紅毛泥鑄成一間小小的祠廟，牆面貼上大小不一的圓石，頂上貼著住宅用的白色磁磚。村民負擔不了交趾陶燒成的龍鳳，只好在空白磚上畫出幾隻祥獸。小小的燕尾在尾端翹起，就像剛成熟的禽鳥，無關慾望，也無關繁衍，只是依靠本能地嘗試第一次求偶。

伯公彎下腰，看見小祠室裡的自己。慈眉低目，身上穿著綴滿刺繡與亮珠的吉服，從帽沿到椅腳，每個角落都細心地滾上金邊，在燭光下閃閃發亮，顯得自己原先的石身慘澹無光。

祂順著自己的目光看出，因為墊高的底座，祂不確定木雕的自己，究竟是看顧著眼前的水稻，還是眼下的金爐。

祂也是第一次看見眾人眼中的自己，在金身還未出現之前，祂是混沌模糊的，每個人心中都有伯公的模樣，層層交疊，祂才得以顯現。每當祂出現在不同人面前，祂的模樣也會隨之變化。祂理解的金身，是所有人想像的最大交會點，卻又覺得固定住模樣的自己少了什麼。

這真的是祂嗎？

在開光前，法師將祂的靈體請進的空盪盪的木雕裡，原以為自己會認可這個身體，卻仍舊感受到和石頭的連結。

說到底，靈與肉如果得以輕巧分離，死後的屍骨又何必害怕寒冷？又何必安葬必然腐敗的身軀？或許靈與肉其實和器官與器官一樣，靠著不可見的組織、血管與神經連結，指望術式與符文就妄圖將合一的二者分離，又是否太過愚昧？

放響鞭炮的村長向大家介紹巧而精緻的紅毛泥祠，毫無雜草與落葉的紅毛泥地，純手繪畫的彩繪壁磚，還有……

村長把眾人引領到小祠後，引領大家看看平躺在黃土堆裡的石頭。

「這係 1 恩兜頭擺个伯公。這石牯有靈性，1 恩俚斯放這邊。³」

村長說，小廟後方的土堆，既是存儲福氣的寶穴，也是土地化育萬物的孕胎。從如此柔軟的土壤，孕育出如此堅硬的石頭，證明土地的萬能與伯公的神力，也證明土地的生命與富饒。

村長又領著大家，看看小祠正面的一對春聯，在磚紅的瓦上刻下的黃亮的文字。

「福灑稻莊育倫正 德庇農村顯靈神」

伯公摸了摸凹陷的文字，指頭閃閃發光。

村長介紹起伯公真正的名字和由來，訴說了遙遠時代，海峽對岸的傳奇故事。「張福德」的名字就進入了村民的腦袋裡，從此，神像就成了張福德的模樣，而祂也成了張福德的代理。

村長的故事並不連貫，起先是高官的張福德，最後以忠僕的身分被世人記住。困惑不停打斷伯公聆聽，祂總好奇，自己有意識以來就存在於這片土地，為何又與隔了鹹水的某人有了血脈，成為不可分割的彼此。而村民也好，術士也罷，卻相信輕輕鬆鬆的法事與指引，便能將祂的精神與真正的身體切開。

祂賭氣似地回到原先的身軀，隔著紅毛泥廟照顧這片土地，但張福德的曾經卻不斷侵占自己的意識。有時祂會想起遙遠土地上，自己成為稅官，百姓向他哭訴貧苦的種種。又覺得這片土地發生的點滴，與自己為奴遭遇的一切有幾分相似。祂懷疑自己叫張福德的時間越來越長，反倒是林屋人的過往變得越發稀薄。祂嘗試將張福德趕出腦袋，卻感覺到自我隨著眾人的口傳與訴說，變得越來越弱小。張福德的鬼魅在小小的祠堂裡飄散，作為神祇，或至少可能是神祇的祂卻無可奈何。

而新建的紅泥廟阻礙祂的目光，以至於祂沒有第一眼就認出這個外村的歸人。當祂聽見眼前高瘦的青年報出自己的名字，祂跳下土堆，奔向他的面前。

幼兒的肥嫩全然褪去，只剩削瘦的臉頰和眉心淡得幾乎混濁的光亮。唯有雙眼仍帶有一絲溫情，宛若第一個發現祂的林屋人那樣。

清華沒有解釋自己這些年的遭遇，只說自己要回到此地生活，還指望伯公照顧。插上清香的他，蹲在小祠前細細觀察福德正神，眼裡滿是猜疑，又繞到廟的後方，盯著伯公的石身猛瞧。

³ 這是我們以前的伯公，這石頭有靈性，我們就放在這。

伯公第一次感到緊張，祂不確定自己希望清華有何作為。經過了好些日子，村人早就忘了祂原先的模樣，更忘記祂最初的存在，如果要被重新被發現，那除了林屋人，也沒有更合適的對象了。

祂屏息以待，看著清華來回地走，不時停下腳步，偶爾又加快步伐。直到伯公安慰自己，清華離開的時候，不過是個嬰孩，怎麼曉得自己究竟是誰？清華才把手放在自己的石身上，小聲地說了一句「倌轉來了⁴」。

或許是清華的歸來讓伯公感到輕盈飄飄，祂花了好一段時間，才發現村民已經不再專注於農事上。每個傍晚，他們聚在涼風陣陣的樹下或屋簷，拿著紙筆來回比劃，嘴裡叨叨絮絮著不同數字，後頭既沒有單位，也沒有量度，這些數字像是懸浮在空中，不切實際。

有些人端上只有春節才買得起的大菜，有的人把等著賣錢的雞鴨宰了，小小的供桌上塞滿大大小小的盤子，地面鋪上餵給伯公愛馬的紅菜頭與包粟。然而伯公從未有過坐騎，更沒有看過馬匹的樣貌，祂獨自在作物與作物之間橫跳，看著腐爛生蛆的食物惋惜。

有的人等著伯公給自己一組數字，有的人等著伯公把報紙上的數字變成挑好的數字。有人盯著木雕上的薰痕，難掩興奮地默念自己悟出的數字，在伯公面前用嘴型無聲覆誦，彷彿在跟伯公確認約定。也有人脹紅著臉，對小祠丟砸酒瓶，哭訴著自己如此信賴伯公的託夢，如今卻連孩子的學費也繳不起。

伯公無法開口解釋，那些夢境不過是過多的妄想淤積，只好在深夜裡自我釋放。村莊的情況惡劣太快，貧窮就像細菌感染的組織，即便奔走得焦頭爛額，伯公也無力看管每個人的夢境，只得放任所有混合著貪念的憤怒與不甘。

有人說，這股風氣是清華帶來的，但清華和那些村民不同。他不信香爐倒出的灰燼，也不信神像烤焦的眉鬚，更不信神靈附體，替伯公傳達未來的乩童。

清華總趁著夜深的時候，摸進空蕩的伯公廟裡。祂叨著手電筒，把祠廟背後的伯公石身翻起，反覆檢查，有時會把燈抵在祂的石身上，琢磨出刺耳的刮痕。伯公從未被人如此把玩，隨著清華的手，伯公也越發了解自己。若依照清華的認知，以較寬的一端最為尾部，光滑的一邊作為正面，祂的頭頂通透，打燈甚至能看見短短的水頭；祂的底部粗糙脫沙，輕輕撫摸就能在手上留下白色的砂礫；祂的石紋細而隱晦，如同經脈血絡曲折又相互連結。清華纖細的手雖柔軟，卻帶了幾個厚繭，把伯公磨得沙沙作響，粗糙的表皮也因為汗水和油脂，開始順著手電筒反映些許的亮光。

清華總會在一個角落停滯很久，接著在口袋掏出的日曆紙上連寫好幾個數字，或許在下一翻面，又把滿手的數字全部劃掉。直到雞鳴開始頻繁，他才

⁴ 我回來了。

趕緊把石頭放回，細心地對好泥印，再崩落的泥沙上滴上水珠黏合，不讓任何人發現神秘所在之處。

其實沒有任何人在意背後的石頭，就像沒有人相信伯公就存在於此。但石頭還是會在清華離開後些微移位，那是伯公在回想清華的撫摸後，忍不住打起羞澀的冷顫，石皮上的孔洞也隱隱豎起，浸入更多沙地的髒黃。

隨著歡騰的鑼鼓，清涼的舞蹈，隔壁村人中獎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，得獎者沒有說明自己何來的靈感，卻打片大金牌，給街路的伯公掛上。聽見消息的村民都趕了過去，他們重新感嘆街路伯公的氣派與豪邁，羨慕街路伯公的慷慨與慈愛，把所有的虔誠都給了街路的伯公。

伯公廟頓時又回到原初，那樣清淨、冰冷的樣子，唯獨清華還是夜夜探訪。他叼著手電筒，輕蔑地向伯公嘲諷那些人的嘴臉，他們以為伯公的照拂像戶籍，只要稟報就能自由遷移。外村的伯公只會看顧自家的居民與遠來的訪客，別說號碼，連福氣安康也不會給予那些事後殷勤的蠢民。

伯公聽見清華話語底下的埋怨，在他撫摸自己的同時，祂也輕撫著他的頭，為自己多年的缺席感到自責。

伯公也想用自己的能力彌補清華，試圖把蜘蛛絲般的裂紋擠出一兩個數字來。但祂就只負責看管土地，祂看得懂轉黃的稻穗；看得懂漫起的埤塘；看懂漸厚的雲層，祂也嘗試照顧村民，祂替新生的孩兒送上祝福；為久病的患者減輕疼痛，但人心變得太快，祂已經想不透人所求為何。如同祂無法給清華想要的天啟與預兆，祂是如此的渺小而卑微，只能照顧村民的基本需求。

在街路的伯公也失去熱潮後，村裡自稱乩童的男子在幾位村民的目睹下，起駕開示。眾人在他的指引下，把桌上的供品全數清空，又把神像面前的金爐捧起，在供桌上倒出了原先就貧乏的香灰。

乩童的指尖像是漏了電，起先微微顫抖，後來連同肥碩的胸部也一同晃動，他先是說了伯公分身乏力的困境，又說了村民因貪婪而忘卻本業的痛心。

躲在祠廟背後的伯公探出頭來，如同吹風的稻穗上下搖晃自己的腦袋。這個乩童當然與祂無關，但或許是哪位大仙同情祂的遭遇，在夢境不再管用之際，借以祂的名義勸善。又或是男子靠著演技，想說服更多村民回頭，祂不大喜歡被假冒，但至少證明村人們還有自覺，不再沉淪。

「恁樣愛仰結煞？」⁵

村人的疑問像是打開某種開關，乩童大喊一聲，往桌上用力一拍，隨意倒下的香灰飛天後均勻鋪平。乩童用竄滿亂流的指尖，在桌上畫出字符後便倒了

⁵ 這樣要怎麼辦？

下來，伯公跨過平躺在地上的男子，和其他村民圍上桌面，研究乩童留下的線索。

找出答案的村民率先大喊，那是一個「妻」字，自此，原先抽象的圖騰有了定案，給與肯定的眾人不再質疑與分析。

「伯公愛討舖娘啦！」⁶伯公急忙揮手搖頭，就像空包的稻穀在颱風天裡胡亂搖擺，但眾人剛解決完自己創造出來的需求，沉溺於滿足裡，沒人聽見祂的呼喚。伯公不甘寂寞的傳聞就此傳開，褐色的木雕上染上一抹桃色的紅暈。

石頭伯公坐回石身，低聲哭泣，就像守貞的少女被迫許了無賴的惡霸。祂等著夜裡的清華，盼著林屋人的血脈能聽見祂真正的想法，好阻止荒唐的鬧劇。無奈夜裡的伯公廟也只剩手電筒和厚繭在石身上摩擦撫摸的聲響，抱怨就像一陣雜訊或噪音，毫無困難地穿透了清華的耳膜，錯過了他的腦袋。

鄰近村落的木雕師傅都來到村裡，他們各自交了自己設計的伯婆像圖給村長，就像等著嫁女兒的老父親。村長沒有主意，拿著畫像也等不著伯公的允筊。苦惱之際，村人提醒村長，相親也得相處，於是所有畫像都掛上伯公廟的小供桌上，像是宰好的頭牲，爭奇鬥艷，等神品嘗。

伯公不是沒有研究過這些女孩？女人？或是女神？但她們不過是紙上的一張圖像，頂著相似的白髮，含著相同的淺笑。既無法溝通，也無法對話。伯公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之前，自己身下的兩顆石頭，忍不住苦笑起來。自己作為石頭，連石頭的聲音都聽不見，又怎麼聽見木頭的聲音？

祂仍不死心，坐上了一直排斥的木雕神座，想著或許改變角度，或許改變肉身質地，總能聽見一點聲響。

無奈祂只聽見自我懷疑，出小祠前，祂還撞上屋簷，忍不住同情起即將塞入兩尊木雕的單間小廟。

到了下聘當天，所有村民都穿上最好的衣服，等著伯公的選擇。做了媒人的村長借了件紅色的西裝外套，一一介紹伯婆的背景與家世，羞澀的木雕師傅聽見介紹紛紛起立，向大家揮揮手後連忙坐下。伯公則百般無聊地站在中央，等著跌筊的環節到來，祂要毫不留情地個個拒絕。

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否定，眾人的心情也越發低落，他們擔心自己挑上的姑娘不夠出眾好讓伯公看上，也擔心欲求不滿的伯公將會遷怒，不再庇佑這片小小的村落。大家的議論聲幾乎蓋過跌筊的聲響，直到最後一次，如雷的掌聲才從村長周圍的村民，一路漣漪到外頭的眾人。

伯公不可思議地盯著地上的聖筊，二次確認的時候，依舊出現了一正一反的同意。緊張與挫敗讓伯公失去力氣，在無法抵抗的趨勢下，第三次的聖筊肯定了囍事的發生。

⁶ 伯公要討老婆啦！

大家紛紛道賀，挖苦伯公挑了看來最年輕的太太。他們的笑聲迴盪在加蓋的鐵皮屋頂裡。恍惚間，伯公理解了事情的緣由，祂循著笑聲蹲下，慈祥和諧的福德正神就坐在木椅上，滿足地看著祂所照顧的村民。

不過一個瞬間，張福德又消失無蹤，伯公對著毫無生氣的木雕大吼，張福德的記憶卻再次湧現，祂想見自己被毒蛇咬傷後，無法言語的折磨，只好虛弱地坐回石身，等著夜裡的清華歸來。祂反覆訴說著唯一的夢境，回憶起第一次被林屋人發現的奇蹟，回憶起林屋人託付祂的責任，以此對抗日益嚴峻，越發清晰的張福德。

等到清華再次到來，祂撐起孱弱的靈體，捧著清華的臉頰。回到村落的清華圓潤不少，就像祂第一次看見的襁褓那樣，臉頰帶著純然的溫暖與血氣。

祂娓娓道出自己這些日子受到的委屈，清華從不在白天的時候清醒，所以祂得說，說了清華才明白林屋人的義務。夜裡的時間過得很快，所以祂沒有怠慢，叨叨絮絮，不敢停歇。直到清華也放下手邊的工作，直直地望著自己，祂才稍稍沉默，相信自己的聲音終於又被林屋人聽見了。

但清華只是關掉手電筒，收拾好自己的東西，急忙摸著月色回家了。他既不在乎伯公的困擾，也不關心強嫁的婚姻。他的眼裡依舊只有抽象的石紋，嘴裡叨唸著毫無邏輯的數字。伯公癱軟在土堆上，放任紅毛泥祠掩去大半的視線，過了好一陣子，祂才下定決心。

這或許比想像中簡單，也不比控制聖筊的上下困難。祂咬緊牙根用力推拉，發現福德正神的木雕因為自己，微微向前挪了一點，原先被神像覆蓋的地方露出了如石頭般的紅毛泥，乾淨如新，沒有半點灰塵。祂繼續拉扯，在地面留下一條淡淡的木屑，從黑夜拉到朝晨，終於把神像送進它理應回歸的地方。

接下來便熟悉輕鬆，伯公看著伯公在金爐裡，轉化成光和熱，順著裊裊黑煙，回到神的世界。

筋疲力竭的伯公躺回了石身，打從開眼以來祂沒有這麼疲倦過。祂久違地闔上眼皮，久違地做了一個小小的夢。夢裡祂又回到第一次看見清華的場景，感受的嬰兒的體溫、輕輕的笑聲、帶有奶味的打嗝，然後一切飛速地演化改變。接著祂夢見村裡的人指責清華，要清華替燒烏的神像負責。祂沒看見清華解釋，卻聽見村民繪聲繪影地說著清華與自己幽會的夜晚，又懷疑這只是埋藏的回憶和夢境交疊，不過是停留在意識裡翻騰的鬧劇。激動的群眾朝清華扔出石塊，清華頂著額間的鮮血，逃離了此地。

但夜裡，清華又摸回伯公廟，一把抱起石頭的自己。

清華的聲音好糊，甚至只剩嗡嗡聲響，祂想打起精神再次看看清華的臉龐，但堅硬的身體綿軟無力。祂困在自己的身體裡，就像第一次被林屋人發現那樣，既沒有意識，也沒有目光，只能靜靜地聆聽林屋人呢喃的一切。祂聽見

清華的心跳，感受清華的喘息，祂看見清華帶著自己逃往一塊無人的荒地，讓祂再次做起林屋人的伯公。

黑暗之中，祂感到一陣冰涼，接著是身子緩緩下沉。漫起的氣泡撓得渾身發癢，祂想笑，但沒有聲音了。或許他們有了新伯公了，或許他們不需要伯公了，或許他們不需要神了。

祂的推斷還沒結束，意識就沉進無窮的黑暗中。或許它會被帶到最近的港口，或許它會被重新埋入地殼，或許它會再次看見太陽，或許那時候的人又會需要信仰，或許那時候的它會忘記林屋人，不再追憶它曾經待過的土地。